

宋槧太平御覽



4163  
403  
53





13  
403  
53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兵部五十八

獻俘

班帥

罷兵

偃武



八幡  
中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一人  
以贖賞一人

新金圖書

詩曰一月三捷

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晉侯振旅凱以入于晉

凱樂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冬會於溫殺舟之僑

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又曰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勸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天奪之魄也

又曰春晉士會帥師滅亦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也

三月獻俘于廟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



樓自上擗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  
又曰杜預平吳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  
以爲大笑

梁書曰沉林子獻捷書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  
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  
尚以盈級致罰此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後魏書曰裴叔業率王茂先季定等來侵楚王戍傅永適  
還州王肅復令傅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  
卽令塹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  
頓於城東列陣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  
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申數千救之永上門  
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淮  
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

甲猶盛非力屈而敗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  
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  
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  
公等並從車輦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  
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  
溫國公

唐書曰武德中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請婚又入寇邊上  
高祖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  
太常卿鄭元璿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封  
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親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  
克捷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  
獻名馬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斬



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疋汾州刺史蕭顛斬突厥五千餘級

又曰太宗平東都凱旅親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大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

又曰張璞初仕隋歷職顯貴煬帝被圍於鴈門也璞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物二千段又曰元和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類奏破吳元濟之衆上大悅賜其告捷使奴婢銀錦

又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隨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

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寮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曰元和中昭義節度使郝士美以賊首三百來獻詔梟通化門外

班師

爾雅日出曰治兵尚武也入日振旋反尊卑也郭璞曰幼

勇也尊老在後尚儀也

詩日出車勞還率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春日邊邊卉木萋萋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又曰杜杜勞還役也有杜之杜其葉萋萋

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于社

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旋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至於廟以數車徒所獲也



又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後漢書曰曹操討劉備出教曰鷄肋外曹莫曉楊德祖曰夫鷄助食之則無所得棄則可惜公歸計決矣操乃還軍又曰馬援自南方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

晉書曰王濬平吳上表云聞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明破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

又曰賈充爲伐吳大都督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入下

宋書曰十二月景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沈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遂攻其柵廬循單舸走衆軍皆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

三國典略曰齊公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謂之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狀豈可將數營大眾一朝而棄之憲從其諫遂全軍而反

後魏書曰蕭衍寇徐兗州邢巒大破之旋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日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勳頌美可謂不愧古人



卷三十一  
四  
辯曰此自陛下威略聖靈加以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  
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卽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曰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宋人取長  
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六韜曰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  
以安之太公曰無故如天如地  
說苑曰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命  
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  
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北面而再拜曰中  
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韓子曰晉文公將與楚戰召舅犯問曰吾將與楚戰彼衆  
我寡爲之奈何對曰臣聞之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不厭詐

僞君其詐之而已又問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後必無獸以  
詐遇民後必無民公曰善以舅犯謀與楚戰大敗之歸行  
爵先雍李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之謀夫用其  
言而後其身可乎公曰此非若所知夫舅犯之言權也雍  
季之言萬世之利也

罷兵

漢書曰漢武帝患匈奴屢爲邊患鴈門馬邑豪彘壹因大  
將軍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  
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  
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  
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  
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代利孝文皇



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常帝谿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竊以爲勿擊便

漢書曰元帝時朱崖儋耳二郡夷數反賈指之上書請不擊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理之不欲與者不强理也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叛賴聖漢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卻匈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造監鐵酒擢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歐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悄悄居緣切擠祖奚切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示荆蠻大邦爲讎自古

患之久矣何況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爲於是遂罷其郡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宮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魏志曰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輕兵深入招迎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音卦夫既勝之後必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厯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破袁紹於官度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尸子曰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宋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旣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以江漢之魚鱉鼃鼉爲天下饒宋無雉免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曰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其功已成此之謂也

偃武



易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曰武王伐殷乃偃武脩文也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

在華山東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

革之射息矣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于戈弓

矢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

左傳曰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曰天生五材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

兵由之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又曰夫文止戈為武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

焉子路進曰由願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舉旗折

馘唯由能之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

閒二國釋怨唯賜能之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

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

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矣孔子曰美哉德也

史記曰始皇曰寡人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

定收天下兵器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咸陽

廷宮中

漢書文帝詔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討故鷄鳴狗吠煙

火萬里也

又食貨志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

顏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使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又曰見傷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司古馬法曰古者戍軍三年不與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還師罷兵復戍卒三年得意則凱樂歌示喜也聖主誅不義百姓皆得其所偃伯靈臺荅民之勞告不與也喜樂各安其居樂其常伯靈臺荅民之勞告不與也息也伯主兵也靈臺錯德美之喜以祭天示不復用兵也

呂氏春秋曰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施矢示天下不用兵尸子曰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斫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

淮南子曰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故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若何是也請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會頭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斂民丁壯丈夫西至臨洮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鬱北至飛狐陽原山也陽原在太原道道以溝量言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无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皇天也此之時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澤材過千人為俊百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紹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也紹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



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冠一曰季貌冠也摠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載天下之旗乘秦輅建九旒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輅秦輅上輅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也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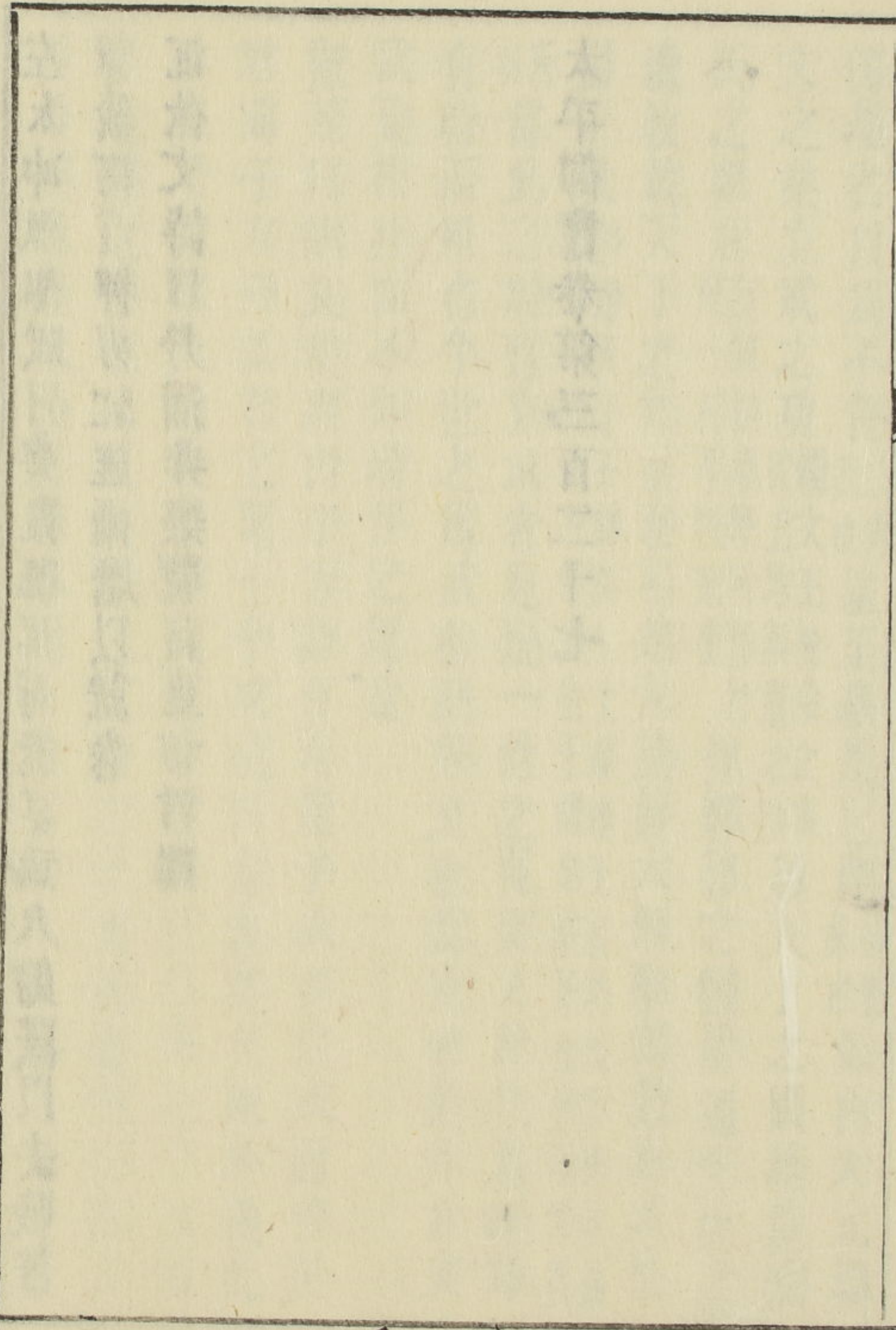
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孤幼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今滋甚君之寵之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已後兵革不用

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旌攝麾以就卷

沉休文詩曰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兵部五十九

從軍

羽書

占候

從軍

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

又曰鵠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鵠羽集  
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漢書張良傳曰良多病未嘗持兵將常為畫策臣時從行  
後漢書曰周嘉字惠文仕郡為主簿王莽未群盜入汝陽  
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為流矢所中賊圍十重白刃交集嘉  
以身捍之曰嘉請以死贖君命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  
侍郎引見問遭難之事詔嘉尚公主嘉稱疾不肯當



梁書曰曹景宗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族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

後魏書曰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

又曰韓茂從討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又曰張袞從太祖破賀訥登勿居山聚石爲峯以記功德命袞爲文

又曰豆代田從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勅斤曰全爾命者代田功也進爵長廣公

隋書曰郭榮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豈有親

辱太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

王粲從軍詩曰下舡登高防草露露我衣迴身赴床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又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鮑明遠東武吟曰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曹子建詩曰從軍度函谷馳馬過西京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曰良馬旣閑麗服有輝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陸機從軍行曰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薛瑩答華永先詩曰桴鼓常在側筆研永欲捐卷裘不復開干戈以爲懼



劉義恭擬古詩曰東甲辭京洛負戈事烏孫後軍濟大河  
築壘黎陽屯且聞羽檄飛夕見邊驛奔

羽書

史記曰齊使魯連爲書以箭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知  
者不肯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士不先身而後  
君忠廢名滅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  
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曹沫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代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  
與王霸爭流名與天壤相弊公其圖之燕將自殺

漢書高紀曰武臣自立爲趙王沛令欲以沛應之恐有變  
欲誅蕭曹恐蕭曹踰城保高祖乃書帛射城中與沛父老  
父老乃殺沛令開門迎高祖

後漢書曰隗囂檄告州郡言王莽之罪楚越之竹不足以

書其惡

魏志曰關羽圍行征南將軍曹仁於樊趙儼以議郎參仁  
軍事儼謂軍將曰今賊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  
同力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然後表裏  
俱發破賊必矣諸將皆喜便作地道射箭飛書與仁消息  
晉書曰初安南將軍甘卓與左將軍譙王承書勸使固守  
當以兵出沔口斷王鈞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其書略曰  
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  
矣

梁後略曰己酉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軍射青  
城內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  
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懌善而立梁朝士庶尙未相領解蟻  
聚窮城寂無求問尋此異卜良用致惑



又曰褚蘿率其下五百人乘大艦於鹿頭後湖以輝水戰  
北軍聚而觀蘿乃掉艦向岸北軍引去蘿亦迴歸上乃射  
書北軍大開賞募有能斬送賊帥者封五千戶侯賜絹萬  
疋

占候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  
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  
夏不與師所以兼愛吾民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  
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羊群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  
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  
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為天送必亟  
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蹙音然若雨是謂天霑  
其師失三軍將行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  
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為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  
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

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左傳曰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何時克之對曰童謠曰

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  
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輒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

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輒折  
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後漢書曰韓遂屯美陽董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  
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  
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  
破之斬首數千級

又曰王尋王邑攻南陽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  
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



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尺而散  
吏士皆厭伏續漢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  
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厭音

反一葉

晉書載記曰劉曜咸和三年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  
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  
咸賀以為吉祥唯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  
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  
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拜者屈伏於人履跡  
而行慎勿出壇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  
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至七百日其應不遠願  
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

又日石季龍攻張重華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  
北風吹旌東南指索遐日風為號令今旗指之天所贊也

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  
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

又天文志曰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憂入太白中上出破  
軍殺將

又日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

又曰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  
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晞破公師蕃  
張方破苑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顥顥奔走東海王  
迎殺之升平元年十二月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  
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

又曰升平二年七月戊子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  
天將也大犯中央大星將軍死

又曰義熙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乃



順行至左振門

又曰辰星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  
又曰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勞惑以亂墳以弒太  
白以強國戰辰星以女亂

又曰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  
相從乃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隋書曰長孫晟以邊功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  
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是名灑血  
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  
元帥晟爲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侯  
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  
衆多降

唐書曰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  
郡王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爲血在座中皆失色恭舉止自若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  
承廟筭以致討盆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  
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賁平公祏焉

又曰李晟之將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賈介或  
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  
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日前  
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  
聞五緯盈縮無准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  
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爲司徒兼中書令

三國典略曰十一月癸未梁主閱戎于津陽門外立二城



南爲吳地北爲虜城西北風甚急溥天昏暗幡旗南靡乃  
移虜軍度南城吳軍度北城以順風也俄而驟雨暴降梁  
王輕輦還宮至城而霽觀者怪之  
又曰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于潁川遂入東魏  
先是長社夜有聲如車騎從西北向城居二日黑風起於  
乾地吹水入城城壞風羊角而上  
又曰侯瑊敗王琳于梁山琳及蕭莊並奔于齊初東關水  
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之衆相次而下瑊與琳合戰琳  
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沒于沙中  
夜有流星墜於琳營及旦風靜琳入浦脩船以鹿角繞岸  
不敢復出

六韜曰周武王伐紂師至泥水牛頭山風雨甚疾鼓旗毀  
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

之不必凶若失人事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智將不廢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  
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祝而  
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  
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  
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  
著援抱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又曰從孤擊虛高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氣者賊存  
在十里鳴條百里搖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  
者謂泣兵金器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又曰武王使散宜生卜伐殷鑽龜龜不兆下占於地數著  
著交而折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至之日幟折爲三宜  
生日二四凶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退非子之所及也



聖人生天地之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著者折草何足以辯吉凶祖行之日雨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幟旗爲三是軍分爲三如此斬紂之首吉也  
抱朴子曰晉太康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義小民張昌反於荊州奉劉尼爲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於建業宋道衡說冰求爲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冰召余爲貯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軍旅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計數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收合餘燼從吾計破石冰焉

又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  
兵法祕訣曰鎮星所在之宿其國不可伐又彗星見大明臣下縱橫民流亡無所食父子乖離夫婦不相得四維有流星前如瓮後如火光竟天如雷聲名曰天狗其下飢荒

民疾疫群臣死流星東北行名天岡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又四維有流星入以後有白氣如雲狀似車輪是謂齧食其下大兵中國多盜賊又有星如鬪見北斗名爲旬始天下大亂諸侯爭雄  
天之上擊大星之下衆士無懼人  
玄女兵法曰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寶符得者全勝失者必負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狀像雄雞制百兵之母能得其術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裏三奇六合王威軍事  
又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術士乃得伍胥與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其咎安在伍胥曰此城中之將爲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時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皇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以戰爲之黃帝曰善爲之若何伍胥曰臣請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黃帝大喜其中黃直曰帝積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以三日下



太平御覽 卷三百二十八  
之何以爲明伍肯曰不如臣言請以軍法論黃帝曰子欲  
以何時臣請朱雀之井且正中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  
南方以輔角軍臣請以青龍之日平且時立青色角音青  
衣之軍于東方以輔羽軍臣請以玄武之日入定時立黑  
色羽音黑衣之將于北方以輔商軍臣請以白虎之日日  
入時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方以輔宮軍四將以立  
臣請爲帝以黃龍之日日中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  
軍已具四面攻蚩九三日其城果下黃帝即封骨世世不  
絕  
又曰戰鬪不法當從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默人  
無見者九天者春在青龍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  
四神爲九天其衝爲九地  
星占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星出東方中國大

利蠻夷大敗。○兵書曰氣聚如龍如鵠尾者其下軍兵破  
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  
漢書日貳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  
涌出  
又日王莽出軍祖都門外天雨沾衣長老歎日是謂泣軍  
王隱晉書日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  
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日裂者破也當破賊而不得土地也  
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犇走民皆歸降  
晉書相溫傳云郭璞為識日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  
軸脫作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  
相字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九

兵部六十

徵應

徵應

神兵

漢書日貳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  
涌出

又日王莽出軍祖都門外天雨沾衣長老歎日是謂泣軍  
王隱晉書日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  
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日裂者破也當破賊而不得土地也  
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犇走民皆歸降  
晉書相溫傳云郭璞為識日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  
軸脫作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  
相字也



又曰成都王穎師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前軍大敗

又曰時吳有童謡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表請加龍驤將軍令造舟楫

又曰謝艾出師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果勝之

又曰王澄爲荊州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巖所獲

又載記曰呂光伐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又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場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宋書曰王仲德初欲南歸奔太山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

又曰元兇弒逆孝武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蔭于牙上

北齊書曰侯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陸法和自請征之至赤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卽返於是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後周書曰太祖既繼賀拔岳起事將刑牲盟誓同樊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公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隋書曰張祥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并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涕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又曰竇榮定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爲武安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

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摠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土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沙鉢憚之請盟而去唐書曰開元中降胡叛勅王駿帥并州兵濟河以討之駿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駿恐失期仰天誓曰駿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此艱苦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駿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驢馬牛羊甚衆又曰初肅宗行至豐寧見南河天墜之固欲整軍北渡將詣豐寧忽大風飛沙礫數步之間不辨人馬由是迴軍東



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又曰肅宗至平原郡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又曰建中三年哥舒曜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電雷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驢馬死者十有六七曜惡之乃退

又曰田悅為魏王受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

又曰田悅稱魏王其營地前二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為土長頌曰公益土之兆也

管子曰桓公比征孤竹未至甲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射未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

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寡人其不濟乎管仲

曰袂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甲耳之谿從左涉深及冠從右方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山海經曰鹿臺之山有鳥焉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鳥溪其鳴自呼見則有兵小決之山有獸焉如猿白首赤足見則

有兵能山之穴恒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郭璞注曰今鄴西北有石鼓鳴乃有兵即此類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群鳴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

六韜曰三軍無故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而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又曰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于河上雨甚雷疾王之乘黃振而死旗旌折陽侯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



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衆而先以造于躬天下從之甲子之日至于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縣其首於白旗

又曰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陸沉於躬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爲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降白魚外入此豈非天所命也師到塢音野天暴風電前後不相見車蓋發越轅衡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銳感天也雨以洗吾兵雷電應天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追攻吳兵欲入胥門未至六里望吳南城見伍子頭眉若車輪目垂光烈髮鬚四張耀於十數里大懼留兵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電鳴沙石飛射疾於弓

弓弩越軍壞敗

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則天應也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郡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平鑿爲懷州刺史鑿乃於軹開道築城以防于我尋而太祖遣驃騎將軍楊擲儀同長孫慶明率兵東伐是時新築之城少糧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內有一土井隨汲即竭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涌城內皆足揚水示擲擲無功而還擲正切

又曰周武帝問齊王延宗曰鄴城若爲可取延宗辭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強問之乃曰若任城據鄴臣不能



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時好事者以爲延宗年號  
德昌得二日也及即位至敗果二日  
梁書曰先是旱甚詔祈禱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  
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  
繖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火  
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已來未嘗躬自到廟  
於是乃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  
勅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  
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  
又曰王僧辯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兵  
曰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  
日已殺竟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書曰高祖討侯景軍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  
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  
還云已殺景

隋書曰漢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  
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  
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  
遶焉絳州長史郭稚穉頽呪之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卽  
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  
月子仲隱夢見羅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  
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拒  
險義師不得進屯軍於賈胡堡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  
祖患之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唐皇帝



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  
高祖初晒之遣人東南視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  
欺趙襄子豈負吾耶時有訛言云突厥將襲太原又軍糧  
且盡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八月己卯雨果霽高祖  
太悅以大牢祭霍山辛巳引師從傍山道趨霍邑去城十  
餘里有陣雲起軍北東西竟天高祖謂裴寂曰雲色如此  
必當有慶

又曰貞元初江西都團練使李兼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  
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  
焚臣乃禱於城隍神條忽風迴火滅賊潰遂擊破之連狀  
黃河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發晉陽開府薛榮宗嘗云能使鬼兵  
言於齊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齊主信之經

介休見一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曰是誰冢也行恭戲  
之曰郭林宗是誰曰郭元貞父榮宗卽啓云臣向見郭林  
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鞞搖馬鞭問臣我阿貞來否

又曰侯景西逼陸法和率白服弟子頓于安南乞征任氏  
湘東許之乃召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艦大  
笑曰无量兵馬江陵舊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无  
復一驗人以諸神皆從行故也

又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爲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一  
石而神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苟  
兒反率衆攻城猷乃遙禱請救將戰之日有田老逢一騎  
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稍日後人  
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請飲  
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无



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於是苟見乃  
 平河令之矣魏燭人曰海城地近海百餘里一海濱  
 燕魏資東來開夫城數里日四十許百餘里舉師日對  
 京武秦宗文其城以魏燭人曰海城地近海百餘里一  
 海濱燕魏資東來開夫城數里日四十許百餘里舉師日對  
 又曰梁朝魏燭人曰海城地近海百餘里一海濱燕魏資  
 東來開夫城數里日四十許百餘里舉師日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  
 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又曰晉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  
 之晉將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踈行首  
 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戰國策曰蘇秦將為從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  
 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一

警備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  
 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又曰晉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  
 之晉將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踈行首  
 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戰國策曰蘇秦將為從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帶甲  
 十萬車七百騎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



棗栗之利

又曰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秦帶甲百餘萬虎賁之士不勝計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又曰江乙對宣王曰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恤也其實畏王之用兵也

春秋後語曰蘇秦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周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史記曰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而吳人果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十三里擊之

必克從之遂破吳軍

又曰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伐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楚軍斬南因滅其國

又曰漢景帝初吳王濞反摠兵度淮與楚王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亞夫於上上使人告之救梁

惡鳥路切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敖為將軍

楚相張敖諫乃吳王而死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



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壁不肯戰吳根絕卒飢數挑戰遂夜  
 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擾亂至帳下亞夫卧  
 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漢書曰傅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言喜行義曰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楚殺子玉  
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魏以無知  
折衝陵君也師古曰信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  
 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  
 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也  
 後漢書曰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鄆吳漢將突  
 騎來會清陽城賊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搗掠者輒擊  
 取之搗與虜同掠奪取之也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  
 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

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也  
 又曰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  
 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  
 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徼古堯切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  
 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  
 去誦以城降  
 又曰公孫瓚既為鮮于輔所敗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  
 鐵為門斤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侍姬妾其  
 文簿書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皆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  
 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  
 此之後希復攻戰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至於



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魯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  
 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慶也  
 魏志曰冀州牧韓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愿諫馥  
 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  
 又曰大軍南征吳到積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  
 水相對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之備諸  
 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又曰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  
 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  
 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  
 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  
 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為後繼恪

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吳書曰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智應對辯捷孫權為  
 吳王擢至太中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  
 曰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雖有餘閑博  
 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  
 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  
 蜀志曰先主率大眾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  
 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  
 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  
 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阻險難可卒攻攻之縱  
 下猶難盡討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厲將  
 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閒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焱沛  
 交馳之憂焱音標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



開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  
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  
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  
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  
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  
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  
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  
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  
夜遁

晉書曰王戎謂齊王冏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  
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  
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弟不失故爵此

求安之計也

又曰大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  
三萬襲蜀賊李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  
元等至特安卧不起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  
遂害曾元張顯等

又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度支尚書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  
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  
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賊之備又以關中連  
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  
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備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討氐羌大酋權渠率  
衆保險阻曜將游于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  
於衆中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



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彊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遲直吏切生擒餘伊于陣盡俘其眾

又曰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鍾逼奉主上先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為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契王室萬泥不從尅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各嚴備仍人課草十束束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

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宋書曰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已發東下朝廷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又高祖紀曰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眾我寡分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眾石頭則力不分也  
三國典略曰梁武陵王蕭紀在蜀一十七年開拓土宇器甲殷積有馬入千疋既便騎射尤工舞稍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得乃止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於折墪城折音思歷切墪音之

石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因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侯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

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侯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邊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拒之羅侯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侯迴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侯氣奪於是大潰

又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頗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令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破之又曰薛萬均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弟萬徹率



太平御覽 卷三百三十一  
軍先路道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宜各設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又曰廣德中安史故將分據河北吐蕃數犯京畿故郭子儀魚朝恩常統重兵守河中以備倉卒欲兵權在京師乃以魚朝恩元載王縉建議請於河中府置中都創置精兵五萬以爲禁旅取關輔河東等十州稅物以奉京師車駕常以秋抄行幸春首還京卽河北西蕃無憂越軼代宗以爲然載已潛遣人於河中料度創造宮殿及營私第旣而言事者以爲無故示賊以怯國計非便事竟不行又曰李晟討朱泚德宗幸奉天日詔以晟爲左僕射平章事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安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扈蹕誰復京師乃浚隍壁繕兵粟馬以誅泚興復爲己任初軍

無芻蒿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數日芻糧皆足乃陳說三軍曰今國步多艱亂逆繼興屬車西幸關中無主吾等皆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清寇以取富貴非士也渭橋跨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盜天邑懷光反咸陽河北僞稱國者三希烈李納交逼陳宋晟內無貨財外無疆土以孤軍守危城爲秉節嚮義者所歸於是戴休顏舉奉天之兵韓遊瓌悉邠寧之師尚可孤守藍田駱元光固華州皆歸款於是晟軍大振又曰李元諒貞元初將本軍與侍中渾瑊會吐蕃盟於平原元諒謂瑊曰戎狄多詐不可無備公奉國命輕重宜有以防之瑊不從且不設備及會元諒令軍中皆衣甲持兵



整部隊以俟變去壇十里虜果衷甲乘城無備伏精騎以圍城士大夫皆衣朝服就執及軍士死者不可勝數所脫者百無一二城挺身走虜騎逐城至元諒營軍士皆堅陣持滿虜騎見之乃引去是日無元諒軍城幾不免元諒乃徐引軍而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兵部六十二

斥候

備邊

塞險

後周書曰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又曰達奚武大統初為秦州刺史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



里內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  
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  
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三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  
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  
之

又曰凡軍行營壘先使服心及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  
先行定得營地擘五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  
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揭去衢路揭白水澗  
揭黑林藪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應之立旗鼓令相聞見  
若渡水踰山深遂林藪精驍勇騎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  
迹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  
後以爲鎮拓乃令輜重老小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  
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逕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

旋轉以後爲前以左爲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  
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  
多少咸表十二辰豎六旂長二丈八尺審于午卯酉地勿  
令邪僻以朱雀旂豎午地白獸旂豎酉地玄武旂豎子地  
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其樵牧飲不得出表外也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  
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  
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  
每陣前百步外着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  
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  
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又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  
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



界探周而後始擲號錯失便卽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  
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  
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  
奕以備非常如有驚急奔馳報軍一替以備不虞  
又曰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  
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又曰諸兵馬旣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  
後及左右廂肋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  
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  
長肋上卽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  
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卽速  
展軍營見旗展卽知賊至須覓穩處旣知賊來得設機伏

整齊部伍迎前戰其最遠及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  
被賊捉將

備邊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曰胡人衣食之業不着於地  
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  
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虜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如救之少  
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  
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態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  
作且以備之其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  
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  
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能自  
給而止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  
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  
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  
是則邑里相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憂塞下之民  
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  
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實塞下錯復言陛下幸

募人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  
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詔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  
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  
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陽  
陰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  
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立  
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閑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  
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豕室  
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樂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其邑之賢才有禮讓習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以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勿令遷徒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又曰王莽將嚴尤上言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內侵譬蚊蚋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劬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

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也牛又當齎食加二十斛重也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其餘糧人不勝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鏹音富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音備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病之憂勢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不能及幸而逢虜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



又班固論曰書云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信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揔其要歸兩科而已摺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翼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

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矣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說其意與盟於天以牢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



報復其桀鷲尚如斯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鄣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蕃賓於漢廷是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耶始朝於漢漢議其禮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無常時至時去亦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

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于威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其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偏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脩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川擁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



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交趾郡故城在今

交州龍編縣東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爲封溪望海三縣許之

又曰馬援在隴西帝詔武威太守東觀漢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

客民金城人客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

吏繕城郭起鵠候字林曰鵠小障一開導水田勸以耕牧

郡中樂業

又曰杜茂引兵屯晉陽上遣謁者段忠將衆配茂鎮守比

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

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也

晉書杜預傳曰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闡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

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

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

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日浚

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日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四日計丁課

役勿使有關

唐書曰高祖與羣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

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足以斷其

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

以遏匈奴亦由因循其事高祖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

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



戰船

塞險

左傳曰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豫章漢東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汭漢而

與之上下汭綠也綠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

吳所舍舟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子濟漢而伐

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

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

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

戌之言故敗也

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  
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閒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  
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收採久無  
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

漢書曰匈奴呼韓耶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辭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請罷邊備以休天下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  
以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興以來匈奴寇侵甚矣其北邊  
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  
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  
驕逆天性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  
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慾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鄣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于陽平關南度沔水綠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拔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志曰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卧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

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反軍亟紀力切以爲圖爽等引還禕果馳兵赴三嶺爭險乃得過也

晉書曰劉裕討南燕慕容超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毘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人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鍾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



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  
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擒於鄧  
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乃  
令攝苕梁父二戎脩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  
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  
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四萬就段暉等于臨朐戰敗超奔還  
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破燕地悉平

又載記曰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州潞川頻勝寶在  
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  
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弥盛殆難爲敵宜杜嶮  
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睦息爲切馬上賫糧  
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尙書封懿曰今

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  
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  
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謹守設備  
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  
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觀風而奔郡縣悉降于魏

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勢窮竇建德  
自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  
世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  
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勝冒  
險爭鋒吾當破賊若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彼敗我振  
足以臨之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  
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  
世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



建德親愍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鬪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城阜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世充自下不週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世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守之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疋於河洛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音如太宗本策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二

兵部六十三

據要

漕運

絕糧道

據要

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審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曆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與音餘



後漢書曰諸將征隗囂爲所敗光武令悉軍柁邑未及至  
柁音 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  
遣巡取柁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  
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  
臨境忸怩小利忸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遂欲深入  
若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  
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  
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  
走追擊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  
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  
人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城蜀兵  
大至淮逆擊走之

吳志曰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拒  
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留贊俱從山西上奉  
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軍使下  
道率麾下三千人遙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  
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  
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  
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  
潰

晉書曰劉裕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  
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其俱切謂其將公孫五樓曰  
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  
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  
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  
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迫登使將尹緯領步軍據廢  
橋以抗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  
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  
先帝登遐人情尚擾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  
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又曰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  
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  
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梁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參西征軍事加建武將軍  
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  
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  
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

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  
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  
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後周書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  
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帝至引軍來會  
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帝部將李弼曰彼衆我  
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  
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  
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  
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  
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  
與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隋書曰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婁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岐音哀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唐書曰盛彥師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令其眾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挾路持刀楯者伏於溪谷之間又令曰待賊半度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為守此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口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乃踰山南上彥師邀擊之遂斬密以功封葛國公

漕運

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得盡知用兵之利故善用

兵者役不再籍糧不再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足兵甲戰具取用故國之貧於師者遠輸也遠輸則百姓

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費近師則貴賣貴賣則百姓虛

虛則竭趣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竭則急於丘

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兵不運糧盡力於原野百姓之

費十去其七所破公家之用破車疲馬甲冑弓矢戟楯矛

櫓兵牛大車十去其六計較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

當吾二十鍾六斛四斗為鍾計千里轉運苳秆一石當吾

二十石苳豆稍禾稟一石百二十斤也

後漢書曰永平中呼池石曰河從都虜至羊腸倉鄴元

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

滎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石曰河

水欲令通漕日漕大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

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鄧訓



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州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儲糧稽勸厲吏士賊聞皆憚之

又曰光武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又曰詔報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又曰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

人帝多以金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奪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蜀國志曰諸葛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眾就穀於鄴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伐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城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疲極



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奔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土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文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逃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

唐書曰貞元十五年令江淮轉運米每年宜運二百萬石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實不過四十萬石

又曰韋倫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嘉延擁衆爲叛兇黨萬餘人自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嘉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絕朝廷旰食倫乃調兵駐鄧州界康楚元兇黨有來降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又曰元和中鹽鐵使王播進陳許軍琵琶溝運圖先是中

宦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郟城下北潁口水運千里而近及上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舡勝三百石皆入潁

又曰開成初以王彥威判度支嘗紫宸廷奏曰臣自掌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掎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惣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



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禪聖覽

又日黃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閒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若爲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又日秦宗權以蔡州叛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荆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爲備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三國典略日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又日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奐以麥屑爲飯人獲數糲

用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以給兵士會陳備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煮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數糲

絕糧道

漢書日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禦之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日策安出客日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之口塞吳饜

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又日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真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淖臨泚水

潢音黃阻兩川間泚音毗



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書曰韓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張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權之父也說慎曰賊城中無穀

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

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邊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輜重而退

又曰曹公與表紹相持官度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眾沮居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

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度

合戰曹公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眾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眾號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曹公營公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騎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為軍於表以絕曹公之抄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孤軍獨守外無求索危急之時也今表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表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馬步乘表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閑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給之給音

曰表公恐曹操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亘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弃甲而遁魏志曰姜維率眾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

六本御覽 卷三十一 七



九平御覽 卷三十三  
韶等守之聚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來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盾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將辛巖韓瑛音瑛東拒劉盾屯于狄城道韓瑛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籍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變生瑛曰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

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庸亦不能久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盾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衆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瑛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正馬得還士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

三國典略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思政運米數百車欲向孔城齊大都督破六韓常與洛州刺史可朱渾寶願前後要襲獲之乃啓于齊王澄曰常自鎮河陽已來頻出關口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請於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來彼之咽喉旣斷潁城吞滅可期且孔城以西年穀不稔東道斷絕亦不能存王納其計







度臨羌東至浩鹽浩音閭鹽音門即金城郡也羌虜故田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及公田人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施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二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水運木繕補也治湟陘以西漕音皇陘音峽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賦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俸副也七碎切什二者為田者遊兵以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疋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趣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詔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熱計其便復奏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土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其見在人留田

為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且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也魏志曰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穎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官田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又曰廢帝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郡項城縣以東至今壽春郡也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



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田且守小豐常收三  
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定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  
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  
無不尅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  
橫石以西盡泚水泚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  
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  
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  
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  
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書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  
里每爲邊害羊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  
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

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脩邵信臣遺迹邵信臣所作鉗廬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

穰縣界時爲荊州所統也激用潢音滄音諸水以浸原田萬頃分墾刊

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淮沔

漢達江陵千八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

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當陽侯乃開揚口起夏水

達巴陵千餘里夏水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也內瀉長江之險外

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今郡也南土歌之曰後代無叛由杜翁孰

識智名與勇功

又曰梁武昭王鬻擊玉門以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

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

又曰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

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卽以爲廩太興中



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以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

于東陽之石鼈亦在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書曰高帝勅垣崇祖脩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

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難阻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縮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

北齊書曰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珧芝又議脩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防糧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驎建議開幽州督亢舊  
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是長城左右營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  
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  
稍止轉輸之勞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  
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褒貶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  
乃命朔方摠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隋書曰郭衍授朔州摠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番境常勞  
轉運行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  
勞

唐書曰竇靜歷并州大摠管司馬遷長史于時突厥數爲  
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大原多置屯田以

省餽運時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  
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  
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善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  
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其  
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  
壇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  
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  
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  
簡堪用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  
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  
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  
屯之內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



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准  
 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  
 級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  
 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  
 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  
 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  
 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  
 芍陂屯厥田沃  
 壤大獲其利  
 王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棄本殉末厥  
 弊茲多

成役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卒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

又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  
 秦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起  
 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  
 之虺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  
 毛密理謂  
 肥肉也而性能寒揚粵音  
 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  
 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死者償於地償  
 也音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也凡民  
 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  
 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  
 兩之報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  
 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  
 鳥走獸於廣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  
 時至時去此胡人之業然令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  
 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為備便為之高城深塹  
 具蘭石布渠苔蘭石城上雷石也調立城邑母下千家為  
 中周虎落虎落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又曰錯復言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  
 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  
 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  
 有一堂二內二內內房也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之新邑為置醫藥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  
 相恤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  
 屯戍未息今復飾兵重屯以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  
 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  
 兵屯北邊築亭候脩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人  
 歸本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